

李生
李昊天
摄

此生只向花低头

田秀娟

老丁和别人不一样,他从小就知道。他一岁,得了小儿麻痹症,两条细腿,拧成了麻花。

母亲不忍心他成为“睁眼瞎”,背着他去上学。上课时,他跟别人一样,坐得端端正正。下了课,小朋友们像箭一样,把自己射出去。他只能坐在教室里,用眼神追随着他们,看着他们跑,看着他们跳,他的双腿在心里跑了一千次,一万次,甚至他们不小心跌个跤,摔得鼻青脸肿,腿青一块紫一块,他都羡慕得不行。

别人站着走,他爬着走,经常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看,有人讥笑他,瘫子,残废。

无数次,他在奔跑、跳跃,醒来,却是一场梦。

他哭过,用拳头狠狠地捶打自己变形的双腿。他哭,娘也哭。娘劝他,“孩子,你跟别人不一样!要是能换的话,娘早把自个儿的腿给你啦!”

只上了三年小学,他实在不忍心拖累父母,便辍学回家。

娘爱笑,也爱花。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,有月季、蜀葵、晚饭花,一到春夏,院里的花开得五彩斑斓。娘说,“人这一辈子,说快也快,说慢也慢。快得有时一眨眼,就是一辈子。有时慢得像蜗牛一样,不见动弹。有啥愁事,看看花就好啦。你看,没有一朵花,是愁眉苦脸的。”

守着花,娘教他包饺子。娘包的饺子个个顶着一圈花边,像一只只洁白的鸽子,从娘的手上飞出,落在圆圆的盖帘上。娘包饺子,一定要从盖帘外缘一圈一圈挨着往里放,到中间,再用两片剂子包一个圆圆的馅盒子,才算结束。满满的一盖帘饺子,就像一朵饱满的向日葵,那么灿烂,那么明媚。

娘教他纺线,教他蒸包子,教他做针线活儿。娘说,你没有腿,但是你有一双手。娘陪不了你一辈子,娘要是走了,你不能指望着别人养你,你得自己养活自己。人这一辈子,最不能丢的,就是骨气。

娘给他做了一个厚厚的棉蒲团,他天天坐在花旁纺线。纺了线,换成钱,补贴家用。闻着花香,他不觉得累,一坐就是一天。看着他纺的线穗子越来越多,娘笑,他也笑。娘笑着说,我儿子手巧哩。

后来,他跟着亲戚学会了打铁。他让人定制了一套打铁的家伙什,打不了大物件,就打小物件,比如菜刀、锅铲、刨刀、剪刀、铲子等。

娘用他打的菜刀切菜,一边切,一边高兴地说,这刀真快呀!我儿子手真巧哩。

有一天,娘真的走了。他哭着爬到娘的坟前,看着娘的棺材,被黄土一点点掩埋,他知道,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像娘一样疼他了。

还好,有娘种的花,陪着他。

他拒绝了兄弟姐妹的邀请,坚持自己一个人生活。娘说过,虽然他和别人不一样,可是,他也有一双手。他要让干瘪的日子,像成熟的稻谷一样饱满起来。

他守在花旁,自己包饺子,像娘在的时候一样,每个饺子都顶着一圈花边,一圈一圈地放在盖帘上,最后用两片剂子包一个圆圆的馅盒子放进去。看着这一帘饺子,就像带了花边的太阳,更像是一朵饱满的向日葵,他觉得娘又回来了。

他种花,种菜,种粮食,用废弃的铁料、木板、电瓶,改装了一辆像板凳一样低矮的电动三轮平板车,作代步工具。每天起床,他就爬上这个小小的三轮车,在三轮车上做饭,刷碗,洗衣服,收拾屋子,浇花。娘在的时候,不管多忙,每天都把窗台、家俱擦得一尘不染。娘说过,日子就是一面镜子,你糊弄它,它就糊弄你。你对它笑,它也对你笑。他每天起床,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有时他想,娘要是能看见自己改装了电动三轮车,再也不用爬了,得多高兴呀!娘肯定骄傲地说,我儿子手巧哩。清明节,他开着电动三轮车,去看娘。他说,娘,放心吧,儿子活得可滋润呢,有一院子的花,陪着我。这些年,没给兄弟姐妹和乡亲们添麻烦。

他的屋里养着猫,窗台上养着花,院子里种了花,墙角种了丝瓜。他把一个镰刀头固定在一根竹竿上,镰刀头下面再缝上一个网兜,就做成了一个摘丝瓜的工具。镰刀头一切,丝瓜就稳稳地掉进网兜里。每摘下一个丝瓜来,他都笑得像个孩子一样。他养了五年的芦荟,有一天开了花,一根长长的茎上面,顶着一串串金黄色的花,他左看右看,高兴得就要跳起来。

村里有些懒汉四肢健全,比老丁还年轻,靠吃低保过日子。村干部觉得应该照顾老丁,给他也申报个贫困户。跟他商量时,他说,我有一双手,能自己养活自己,不给国家添麻烦。

他家墙上贴着一张他的大照片,国字脸,浓眉,大眼,西装革履,气宇轩昂,看脸是他,看那双腿又不是他。见人们疑惑,他哈哈大笑,说,摄影师给我P上了两条腿。

他笑得那么开心,那么纯净,那么灿烂,像一朵开得极好的花,更像是一条河流走到中下游,宽阔,平静,淡泊。

偶翻老树的画,民国一男子,立在花丛前,低头嗅花。画旁有诗:“人世一间过云楼,漫天风雨不言愁。名利得失算什么,此生只向花低头。”温暖,又骄傲。

此生只向花低头。我感觉很像老丁,因为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。

父亲的麦田我的城

韩星星

当阳光像麦芒一样锋利,刺到身上,汗流如注,就芒种了,该麦收了。像约好似的,汗珠和麦粒,总形影不离。空气里,那浓郁的麦香和尘锈气息,也是父辈们的汗渍味。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白居易谙熟农事,我也不赖。在我还没识字时,我就知道麦收很忙,不分男女老幼的忙。大人干重活,老人做轻活,小孩子也不能闲着,要到收割后的麦田里,把那些顽皮的麦穗,一个个捡起来,赶回粮仓。

烈日当头,一把汗水一把麦,这很公平,祖祖辈辈都没一句怨言,我却牢骚满腹。所以,读到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时,我羡慕不已,渴望我也能像他一样,麦收时,做个清闲的观众。这是我最初的抱负!不过,我没敢和任何人说,尤其是父亲。

麦收时,我还是个好孩子,抹着汗水,拾着麦穗。婶娘们拿我开心,问我,你拾麦干嘛?我说,攒钱娶媳妇。她们笑起来:娶媳妇干嘛?我说,娶媳妇生娃子,娃子下地拾麦子。她们笑得前俯后仰,泪水漫过汗水,把皱纹和岁月都填满了。

曾经,我也跟着笑,这次没有。我忽地发现,转了一圈,怎么又回来拾麦了呢?我很伤心,就像在梦里迷了路,怎么也走不出来。我望向父亲,他光着膀子,满身麦灰,汗水像蛇一样,把他缠得精瘦。我扔下篮子,不干了。

父亲抹把汗,问我,是不是皮痒痒了?欠揍!我看着他花猫脸,第一次没有畏惧:我要当白居易。父亲愣了愣,讥笑道:好呀!白居易可是当官的,城里人,你书都不好读,想得美……那我以后好好读书,当官!做城里人!我打断父亲的话。

我的信誓旦旦,父亲根本不买账,照样把我赶下地。我消极怠工,拾一会麦穗,看一会天空。彩云之上,我恍惚看见一座城,金碧辉煌。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回原形。我不气,他说得对,没钱上个屁学!我要拾麦穗,攒钱。婶娘们再拿我开心,我就爱理不理。我告诉她们,我攒钱不娶媳妇,是上学,将来当官,做城里人!

她们竟没有笑,向父亲夸我有出息。父亲乐坏了:这小子那是懒,屁个出息!

或许真的太懒,在干活和读书之间,我选择了后者。就像父亲把庄稼种得无人能及,我把书读得出类拔萃。从农村县城,再到都市,我终于逃离麦田。虽然没能当官,但我成了城里人。在麦收季节,我真的成为旁观者,坐在写字楼里,望着家的方向,总是汗流浹背。

今年麦收,父亲病了。我赶回去时,他在拾麦穗。尽管机器收得很干净,他还是不放心,担心有顽皮的麦子,像我一样,摸不到回家的路。原来,没有我,父亲的劳作竟那么孤立无援。或许累了,父亲扶着腰,坐在麦田里,痴迷地仰望着天空。

小时候,我也这样仰望过。麦田上,父亲用汗水和麦粒为我浇筑的城,他能看得到吗?我让父亲回家,我来拾。父亲没有动,就像仰望天空一样,望着我。莫名地,我想起婶娘们拿我开心的旧事。我抬起头,天空在天上空着,没有云,没有城,什么都没有。

我忽地很伤心。我挨着父亲坐下,这样,一伸手,我们就能触摸到对方。

影子
白素菊
摄